

玉璽鄭澍若編

虞初續志

商務印書館藏版

序

山來張先生輯虞初新志。幾於家有其書矣。誠以所編纂者。事非荒唐不經。文無鄙俚不類。較之湯臨川之續合虞初原本。光怪陸離。足以鑿方心。開靈牖。彌覺引人入勝。雖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態萬狀。即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文。亦層出不窮也。予閒取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手披目覽。似於山來先生新志之外。尙多美不勝收。爰擇錄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續志。非敢謂開拓萬古心胸。有聞樂觀止之歎。然而其文其事。則皆可以咤風雲。鏘金石。助塵譚。而備輜軒之咨訪者也。乃不揣固陋。授之梓人。請以質諸大雅。其獲免續貂之

七年壬戌歲仲夏月穀旦鄭澍若醒愚氏書

虞初續志目錄

卷一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述趙希乾事

孝節婦鄭氏傳略

義士李倫表傳

林四娘記

崇明老人記

曼殊葬銘

曼殊回生記

卷二

閻典史傳

費宮人傳

義貓記

江天一傳

徐作霖張渭傳

梁烈婦傳

瞽女琵琶記

徐乾學

邱維屏

章藻功

李漁

蒲松齡

陸隴其

毛奇齡

毛奇齡

邵長蘅

陸次雲

徐岳

汪琬

侯方域

王猷定

吳陳琰

徐菴古佛記

誌王成事

卷三

侯方域魏禧傳

總制汪公逸事

家貞女墮樓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黃孝子傳

似見篇序

卷四

沈雲英傳

彭夫人家傳

戴南枝傳

看三生石記

張林宗先生傳

孝烈張公傳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虎口餘生記

隱逸傳

陸次雲

蒲松齡

邵長蘅

毛際可

毛奇齡

毛奇齡

歸莊

陸次雲

毛奇齡

魏禧

潘耒

毛先舒

周亮工

王猷定

陸次雲

邊大綬

徐岳

卷五

海烈婦傳

宋道人傳

喬復生再來二姬合傳

乙邦才傳

黃烈婦傳

楊老癡傳

卷六

周端孝先生墓誌銘

劉孝子尋親記

毛子傳

婉蘭傳

誌寄生

王別駕傳

跳月記

神告記

瓊枝曼仙記

卷七

朱文學記

陸次雲

王士禎

李漁

汪琬

邵長蘅

施閨章

徐枋

姜宸英

施閨章

徐岳

蒲松齡

陸次雲

陸次雲

毛奇齡

徐岳

金日升

人變述略

施曾省先生傳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崔猛傳

張麗人傳

自序

口技記

卷八

周君訥齋傳

雜記

畫壁自序

沈華陽傳

卷九

啞道人傳

左忠毅公逸事

俞老僕墓誌銘

記呂尚義破賊事

書王士俊

書魯亮儕

失名

李來泰

旋閨章

蒲松齡

鈕琇

陳祖范

東軒主人

楊无咎

高士奇

范承謨

失名

徐岳

方苞

馮景

李紱

袁枚

袁枚

袁枚

袁枚

女李三傳

毛生

老僧辨奸

新會兩生傳

楊孝子傳

張獻忠降生記

徐靈胎先生傳

卷十

諸君簡畫記

天婚記

王山傳

無名生傳

趙孝子傳

書譚半城事

片言保赤

徐夫人受封記

邯鄲人士小傳

丙子六秩自述書付子姪

蕊宮仙史

胡天游

樂宮譜

沈起鳳

車騰芳

毛奇齡

李調元

袁枚

毛先舒

徐岳

馮景

車騰芳

胡天游

陳祖范

沈起鳳

袁枚

鄭方坤

夏之蓉

樂宮譜

書城獄

王屋傳

卷十一

續板橋雜記

卷十二

秦淮聞見錄

袁枚

周亮工

珠泉居士

雪樵居士

虞初續志卷一

清 玉繩鄭澍若醒愚編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倚蒼梧。右據柳江。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爲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執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遣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踴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卽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竢。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

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疏至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爲之色喜。臘月。督提兵不至。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闕請兵來。我爲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爲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爲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旣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燮。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于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佩刀自剄。血流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昇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臥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飢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爲所誘。

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眦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卽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宏烈。宏烈以聞。上惻然憫嘆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焉。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悉平。次年夏。世濟奉詔迎公喪。及冬至。粵人言公既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醑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于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今

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汚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簡世濟泣受之。以粵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朝。上嘉嘆無已。卽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葬加祭。諡文毅。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子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而彌堅。而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鄭醒愚曰。死吳逆之難。惟公與范文貞公並傳不朽。而閤門殉節。尤罕見也。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予崇禎八年。聞南豐趙孝子爲母疾。剖其心。母既愈。孝子不死。而孝子腸出腹間。矢反自上出。後數自會城轉歸于南豐。凡五過。未及悉其詳。且求見其人。久之。孝子已由學生用宏光間。登極恩選補太學。時罷去。而以言星命術來寧都。辱過。始見之。從得其友所爲傳。孝子姓趙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父師高。遊于吳。而豐城李見羅先生寓

吳從之學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議等書而蚤死。遭兵亂。希乾盡失其書。頗自爲恨。希乾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觀優爲劇。見安事。卽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希乾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瘵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瘵也。心甚惶惑。詣日者。之。日者遠眎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瘳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卽取刀坐床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爲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剗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旣明。其仲父出見。以謂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于床。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希乾過余時。去其事已二十年。方丁太母艱。而其母亦無恙。余怪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恒人。求觀其胸下。腸截一竹筩。置腹間。筩腰鼻皆有帶。縣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筩旣解。而腸端漉漉濡下。乃如是不死死固洵不以刀刃哉。始聞者言趙生事。皆笑其愚。及

觀其友傳。亦有取其愚者。予竊以謂皆未之得。希乾爲余言其大父父死時。皆年三十有幾。大母李有兄公之暴。幾不能安其室。希乾弟希元。出爲從父師賓後。希乾爲其大父父適子孫也。又無兄弟。苟如希乾意。以自刃死。則其父斬焉。且令兩世節嫠。何以生哉。然則希乾不可不謂之愚也。其得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大母母無依而已矣。希乾爲人愿樸。年三十有六。以亂奔亡。時所讀書盡佚。數從予借西銘定性書諸篇抄閱。予知其學之日至也。彭躬菴曰。不但序事如畫。卽道己意處。亦如畫。鄭醒愚曰。此篇與前志少異。故錄之。

孝節婦鄭氏傳略

章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奎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學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援曰。爲我存。兩孤婦乃強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兩孤痘殤。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匆促投江。水前渚漁者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寢疾。婦磨刀剖胸剪肝。雜麋糞進姑。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有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次日亟徙宅避之。無賴子造謾書千言誣婦。婦大恚。舉刀割左耳。不能斷。奮

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邑令。令勿顧。婦益悲曰。誣。不白。存一耳。聽齟齬之言。何爲復割其右者。嚙齒奮刀。躍背墜席。觸脇入寸許。宗老復往訴令。令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爲。公示期。設座轅門。縱往觀。先捧兩耳進。徧視觀者。隨閱。嫚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成。徐手卮酒。獎婦之父。而笞所生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聞。復申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於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旱。四郊禾就槁。忽雷電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於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愚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爲予言祖姑事甚悉。旣而思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述異記。薄其不詳。及觀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關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義士李倫表傳

李 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

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旦暮卽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有伏戈反向。冀邀功於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柩曰。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

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若讐。乘此紀綱蕩絕之時。保無遷怒於嚙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卽當日程嬰杵臼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臼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臼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偏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

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孰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耿割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時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况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內之。歎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鄭不睦。鄭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

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爲扶輿還鄉計。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關。乞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己于地下。觸頂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于此矣。自是日漸尪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於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幡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於道而死於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於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上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

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林四娘記

蒲松齡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率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鷄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于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于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

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魘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卽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言。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墮淚。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鳴。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溘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

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薰。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潛。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鄭醒愚曰。前志有林四娘記。吾閩林西仲先生文也。其中事迹。與此篇迥殊。卽林四娘自述姓氏里居。亦相去遠甚。惟二人皆以爲晉江陳公寶鑰事耳。然陳綠崖官山東。爲留仙父母之邦。而此實陳公任青州道時之事。留仙自當詳悉。顛末。林西仲則與綠崖有桑梓之誼。云陳公任江南驛傳道。爲其所述。則事又近乎可信。錄之以見與前篇傳聞之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于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會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于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

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于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于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原評云。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樗蒲。雖

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又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旣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額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于幃。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禁。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質質爲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

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悲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於地。公急止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詎雙膝著地曰。以乞君。既有戚媼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

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匱。血上壅。涎夜結轆。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母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遣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於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積

歸蕭山。將附於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矢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僵禁不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士。在孫黃門家。盡診之。既診曰。是氣厥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竅不上。關五臟八會皆結轆。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辨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案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詎兩膝著地。句句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媼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攫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

拍序中。仍有散序。方見名手。

虞初續志卷二

閩典史傳

邵長蘅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承簿選慄而急。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鞭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幟。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空檄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喬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

術矣。乃治區鉢。理錡鬲。瀨本燭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絞桑皮蘸末探鼻竅中。焚石炭於盞。澆以醴。用巾覆首。接盞沿。使臭沸而騰入於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既而鼻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錐齒間。研九子嚙之。不內。再嚙之。且擣雞翎之翹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瀉藥注之。涎盡。然血尙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拆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於是和齊市衆香雜煮令嚙。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唏噓。在床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臚。果能言。初曼殊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姓。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祠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廕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原評云。較倉公傳有倫脊。但分敘兩事。不覺界劃。六么

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守城。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閤君。此大事。須閤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菽粟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緡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

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埤堦間。市城兵士伏垣擊鼓叫噪。若將絕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絕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閤君雅故。爲我語閤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阡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醢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旣逆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

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常殺死以千數。再啓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籍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事。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罵人。彼固各爲其主。

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閩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寇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